

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

失去控场能力的胡太后，吃瓜群众方恍然大悟。另有洛阳人赵法和请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袭爵，回答：“大竹箭，不须羽；东厢屋，急手作。”过了十多天，法和父丧，原来“大竹箭”是指丧礼所用的竹杖；“东厢屋”是指服丧者的住处……

佛光虽于冥冥中闪烁，但白马寺并非次次如有神助、未受兵燹之祸。公元190年，孙坚进攻洛阳，董卓胁献帝西迁，杀京师福室，没其财物，悉驱徙百姓数百万口于长安，又悉烧宫室民居，二百里内，室屋荡尽，无复鸡犬。国都繁华，已成泡影，白马寺同样难逃此劫。

三国鼎立时代，曹魏重新营建了洛阳城和白马寺。公元250年，名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传授戒律。公元260年，朱士行为佛法感召，在白马寺成了第一个削发出家的汉人。

佛前问史

西晋“八王之乱”“永嘉之乱”及南北朝的战事频仍，让白马寺旧伤未愈再添新伤。唐代，女皇武则天欲借用佛教强化政权为神权，下令重新规划设计白马寺，命男宠薛怀义为住持，又使古刹得以“满血复活”，攀上巅峰。“月明见古寺，林外登高楼，南风开长廊，夏夜如凉秋。”今天的我们，还是能够从王昌龄的诗句中，一窥白马寺鼎盛时期的风采。

宋元明清至民国，白马寺经历了几轮大大小小的破坏与重修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政府于上世纪50年代三次拨专款修葺。1961年，国务院公布白马寺为“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1972年，国家再一次全面重修白马寺，翻修主要殿阁，彩绘天棚、梁、架、斗拱，油漆门窗、殿柱，请能工巧匠补塑佛像，贴金涂彩，培植花木，彻阶修路。

本周博物

《四十二章经》

迦叶摩、竺法兰在白马寺清凉台译出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一般认为它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。《四十二章经》是把佛所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，共选了四十二段话所编集而成。论其胜义，盖有四端：一、辞最简驯，二、义最精富，三、语者古真，四、传最平易。用以上四重以观察于佛，则佛之全体大用明。

在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里，《四十二章经》则成了虚构出的关键道具，每册封皮夹层内暗含藏宝图碎片。



《佛说四十二章经浅释》。

一座巍峨壮观、金碧辉煌、焕然一新的白马寺，重启山门，对外开放。1984年，文物部门管理的白马寺交由市宗教部门领导，僧人自己管理。佛事活动正常开展，礼佛信徒络绎不绝，白马寺蜚声中外。

上世纪90年代起，泰国、印度、缅甸在白马寺陆续出资修建了具有本国建筑风格的佛殿苑。释迦牟尼佛舍利、蓝琉璃妆金的“三季佛”、仿印度著名佛教遗址桑奇大塔建造的大佛殿、仿仰光大金塔规制缩小而建的缅甸大金塔……倘若亲临观赏，这种“八方来客”“国际视野”的体验，在国内寺院里可谓“独一份”。

“春风不识兴亡意，草色年年满故城。”“若问古今兴废事，请君只看洛阳城。”司马光如是形容白马寺所在的神都洛阳。如今，白马寺依旧香火袅袅，古今多少事，随缕缕青烟渐渐散去，只留下无尽的思绪。千年岁月里，此地见证过太多的荣辱交替、明星上升与黯然沉寂，这一刻，就让我们佛前唱偈、煮酒论史，一杯敬伟大的城、一杯敬不朽的寺。

白马寺寺内金代齐雁塔。摄影 / 张坚军

